毛詩傳箋異義解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三

震澤沈　鎬

王

右招我由房　右招我由敖

傳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鎬案禮記禮運民其由之注左氏文六年傳由質要注漢書五行志上集注俱云由用也與此傳義同禮記曲禮

上由客之左注國語晉語必長者之由注荀子禮論由
九月以下何也注俱云由從也與此箋箋義同漢書五行
志師由舊章注由用也從也與傳箋義竝同序云君子
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箋
義於相招意較切正義申毛謂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
位意稍牽彊

　揚之水不流束薪

傳興也揚激揚也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
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正
義毛以爲激揚之水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能流

移之以與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鎬案詩經不字作豈不意解者甚多依正義申毛意較爲深婉

不流束蒲

傳蒲草也箋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正義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

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鑵之楊也鎬案爾雅釋草無蒲名釋木云楊蒲柳左氏傳董澤之蒲注蒲楊柳後漢書馬融傳注蒲亦柳也傳以爲草誤孫毓以蒲草之蒲讀平聲蒲柳之蒲讀上聲故以傳爲不協不知古音不分四聲卽讀平聲有何不協耶以此駁傳非也

丘中有麻篇

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子國子嗟

父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箋
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
以爲賢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言子國使丘中
有麥者其世賢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己得厚待之丘
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
之子庶其敬己而遺己也錫案麻麥李是即丘中所見
者思留大夫之遺澤卽甘棠思召伯之意蘇氏曰隱居
於丘陵之閒而植麻麥果實以爲生者子嗟也此說主
鄭箋而意更淺程氏曰麻麥喻賢者李喻不賢者然三
章文義一律斷無同辭異意如此者段氏曰陳曰有麻

有麥有李言其所居有此足以自養無求於外此似美其隱居矣與序傳意未合歐陽氏曰麻麥之類生於邱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遺於彼而不見錄此以麻麥李爲喻賢者然傳箋均不以爲興也嚴氏詩緝引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此說是也路史以留爲國名唐堯長子監明之後姤姓漢地隸彭城陳氏稽古編駁之曰留乃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若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而留邑復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豈子嗟之遭放逐幷失其爵邑乎惠

氏士奇曰地理志劉聚周大夫劉子邑劉卽畱也水經注劉氏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詩所謂邱中也胡氏承珙曰括地志云劉聚卽劉累故城蓋在夏爲劉累邑在周則爲周大夫劉氏之邑漢書地理志河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洛水注云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注於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春秋劉康公之後有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於此雖未知其卽子國子嗟後人與否要皆以邑氏者諸說均與傳義合是也諸書作劉此詩作畱者劉畱同聲通用字也李氏

集解曰毛氏鄭氏蘇氏皆以爲留姓惟歐陽不以爲姓而以爲淹留之留非爲大夫姓留也若以爲大夫之姓則莊王之事跡見於春秋史記當時大夫留氏無所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既其事不顯著其後何從而知之此說不然邱中有麻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於他書有子仲乃言其姓氏乎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跡不必於春秋史記中求之也此說眞是解人黃氏櫄曰邱中有麻一詩古今之說者皆失其義夫詩言賢人放逐而國人思之則詩中所謂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彼留之子皆國人思賢而欲留之之

意也諸家乃以畱爲大夫氏而子嗟爲子國之子夫莊王不明而獨棄畱氏父子乎借或有之則春秋嘗書史記嘗載今皆不見於他經而獨見於毛氏此其爲說不免於附會歐陽公嘗辨之矣然亦以子嗟子國爲當時賢者是亦無所經見也予竊以爲嗟者詩人欲畱賢者而形於嗟歎國者詩人欲畱賢者而使之在國也彼畱之子則其意明矣邱中有麻有麥有李固不可以爲賢者種治之功亦不必以爲隱居之地是特言國之有爵祿當畱賢者以食之也竊謂毛氏訓詁具有師承以他書所未及者遂從而疑之則經之可疑者多矣况東周

畿內實有酉邑之可據乎以嗟爲嗟歎細紬文義尤覺欠安其說非也顏氏之推曰傳箋韓詩皆重爲施施江南本單爲施恐誤臧氏琳曰顏說書江南者多善本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如肅雝洸潰噂沓之類皆重申之所謂長言之也不知正文一字釋者重文因多有之若此句改作來施意味頓減廣雅施施行也與傳義近顏氏以單爲施爲誤是也歐陽氏王氏皆以食爲孫與傳箋意俱未合李氏集解是其說非也

鄭

將叔無狃

傳狃習也箋狃復也正義鄭唯以狃爲復餘同鎬案二說可通爾雅釋言狃復也疏引孫注狃忕前事復爲也漢書刑法志狃之以賞慶注狃串習也左氏桓十三年傳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注僖十五年傳天不可狃注俱云狃忕也蓋狃是慣習復爲之意將叔無狃者請叔無習此事而復爲之耳後漢馮異傳注忸忕猶慣習也荀子議兵忸之以慶賞注忸串習也忸與狃同

兩驂如手

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正義

鄭以如者比之外物故易傳竊案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傳云御以正馬爲政疏云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則毛義不可易矣

二矛重喬

傳重喬累荷也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穖同巨申反沈又居陵反題頭室劒削名也方言云劒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閒謂之室此言室謂

矛頭受刃處也正義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鵞毛稍也鎬案首章重英傳以爲飾箋申之爲畫飾此云累荷蓋謂畫飾之處刻爲荷葉二矛有長短故曰累荷釋

文云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是也箋云縣毛羽與傳不合正義牽合傳箋實非毛鄭本義李氏樗曰喬高也二矛重高故謂之重喬意從正義與傳未合陳氏推曰重英重喬有師久英弊而虛備故事之意朱氏集傳因之謂矛之上句曰喬所以縣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此與經文語意未合胡氏後箋云重喬累荷者喬矛有短長刻畫之處直累如荷又云兩矛之飾相負荷意已兩歧范氏家相曰重鷮者重施雉羽于矛之室題也汪氏龍曰箋釋喬爲雉羽葢從韓義不知鄭箋凡遇易字處必云某當作某此竝不言其非以毛羽爲鷮羽

可知二說羣合韓鄭蓋因釋文而誤耳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正義成二年左傳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

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鎬案箋說是也書甘誓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左車左右車右孔疏以爲凡兵車甲士三人所主者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杜預左傳注云自非元帥御者居中將在左康成閟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仲達以爲士卒兵車與杜注同高克此時爲將自居中央王氏詩稗疏云鞌之戰郤克或以傷易位未可知也胡氏後箋曰解張之血染左輪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耶以臆度之詞翻一定之案適

見其謬耳王又謂鄭于時未有三軍然左氏桓元年傳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以三軍軍其前鄭有三軍此其明證總之士卒兵車御者居中將所乘之車將居中此淸人閟宮箋之所以不同也黃氏佐曰左旋是挽車盤旋以爲戲右抽是抽刃撫覩以爲樂左右皃戲而中軍之將雖作好而强爲亦豈能久哉李氏集解云王氏曰左旋者軍之左旋而歸也右抽者軍之右抽而退中軍作好者中軍高克所自將也蓋其散最後以高克所自將故也後散者豈誠好於高克而酋哉亦作好而已楊龜山以爲不然左旋右抽當從舊說左謂御者

在左右謂戎者在右中謂將軍居中也左旋謂回旋其車右抽謂抽刃以習擊刺高克自居軍中之容好貌許氏謙曰凡兵車執弓矢者在左主五兵者在右御者在中唯將車則鼓懸車中而將立鼓下御者在左車右在右三說均是也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从㫃从疋搯搯也从手舀聲周書曰師乃搯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詩曰左旋右搯繫傳云今詩作左旋右抽意亦與箋義同

無我魗兮

傳魗棄也箋魗亦惡也釋文魗本亦作㪊市由反或云

鄭音爲醜正義魗與醜古今字鎬案說文𢾅棄也从攴𠷎聲詩云無我𢾅兮與傳義同醜可惡也从鬼酉聲鄭訓爲惡字宜从醜但上章言惡此章言魗先惡後棄從傳義語意較有次第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傳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鎬案傳意以木自生於山荷自生於隰喻用人之各有其宜而忽不能然故刺之

正義申鄭謂扶蘇木之小者荷華草之茂者喻用臣之不得其宜豈山上可望見之木更有小於荷華乎且以山扶蘇隰荷華爲不得其宜將移木於隰移荷於山而可乎說文扶四布也从木夫聲徐鍇曰謂樹枝葉四布也段注扶之言扶也古書多作扶文選吳都賦造姑胥之高臺注姑胥卽姑蘇也傳云扶蘇扶胥亦謂蘇卽胥耳國策魏策東有淮潁沂黃煑棗海鹽無疏史記疏作胥胥與疏字亦通也上林賦垂條扶疏揚雄傳枝葉扶疏陶淵明詩繞屋樹扶疏俱言木之茂盛傳蓋以高下謂山隰大謂扶蘇小謂荷華段氏詩小學云此從釋文

無小字爲長正義作小木乃淺人用鄭說增字非也埤雅引毛傳扶蘇扶胥木也亦無小字與段氏意同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

傳松木也龍紅草也箋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宜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錡案傳意以山有橋松喻君子在上隰有游龍喻小人在下與首章一例是也箋於首章云置不正之人于上位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是大臣皆不正之人作詩者猶冀忽之

加恩澤乎首章正義申鄭謂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
喻小人茂草喻美德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置美德
于下位此章申鄭云君子在于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
在于下位則祿賜豐厚夫所養之臣卽所用之臣豈用
則不正者在上養則君子在上乎用則美德在下養則
小人在下乎有以知其說之支離矣大戴記衞將軍文
子其橋大人也注橋高也爾雅釋詁喬高也漢廣南有
喬木釋文本亦作橋橋喬二字通也釋文謂毛作橋鄭
作槁然箋遇改字處必云某當作某此不言者其非與
毛有異字也可知正義山上之木枯槁云云亦因釋文

而誤既以枯槁申鄭而詩疏本箋中字仍作槁不作槁更不可解廬氏文弨曰喬松毛作槁三家詩作槁王肅據三家以難鄭然王肅述毛者也其云高也當是毛義若毛鄭俱作槁何以難鄭不難毛耶況鄭又竝未改作槁耶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傳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反往覩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鎬案序云所美非美然經文狂且狡童正言昭公所用非人不比下狡童篇直以狡童目昭公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童謂

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為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為長正義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為昭公二說均是也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鎬案序云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不倡而和者謂其不能相倡和故稱叔伯而謂之曰為君者倡為臣者和也箋以倡和專指

羣臣言非序意也李氏樗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者蓋是詩人指羣臣而戒之曰叔兮伯兮汝羣臣和之則在乎君倡之汝今則不然臣之行事不稟命於君是專命也黃氏櫄曰君倡而臣和者理之當然也今昭公微弱而爲祭仲所專此詩人所以悲其將亡而爲之嗟歎歟二說均與序傳意合嚴氏粲曰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槁葉風吹不能久矣豈可坐視以爲無與於己而不相與扶持之乎伯叔諸大夫其亟圖之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呂氏祖謙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

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和女要女矣二說去序傳意遠矣胡氏紹曾曰舊謂木葉槁待風乃落人臣待君倡而後和風喻號令也今羣臣自相倡和故刺其專此前說卻合序傳意後說又兼用箋義則歧矣陳氏啓源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爲君責臣之詞言倡者當是予和者當是女也箋以爲羣臣相謂之詞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三字連讀然傳義勝矣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應舉倡和之常理以正之康成之意徒以叔伯爲兄弟之稱當是羣臣自相謂耳左傳僖隱公謂公子彄爲叔父鄭厲公謂原繁

爲伯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安在叔伯之稱君不可施於臣乎此說甚允

俟我乎堂兮

箋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正義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按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者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於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

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以著爲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棖是門㮫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柣謂之閾棖謂之楔孫炎曰柣門限也李巡曰棖謂㮫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錢棨堂棖古字通此詩當從堂爲是爾雅釋宮街門謂之閎門側之堂謂之塾注夾門堂也疏街頭之門名閎門側之堂夾門東西者名塾禮學記家有塾注門側之堂謂之

塾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謂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此詩首章言巷次章言堂謂始俟乎閭巷繼俟乎巷首門側之堂文義瞭然正義並引王孫二說意似右王然序云男行而女不從語次宜自內而外王以堂爲寢堂是自外而內矣非也惠氏古義曰古文論語有申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棠牟之絜無申棠之欲（堂與棠同見魯峻碑）是堂與棖本通故讀爲棖非鄭之改字也此說固是然論此詩則宜從堂解不宜從棖解也

東門之墠篇

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男女之際

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阪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栗行上栗也踐淺也卽就也箋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己而不來則爲遠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鄗案序云刺亂也毛於刺詩多主正言以刺其不然者此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亦陳古義以刺今之不待禮而奔說自正大雅南說山訓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高誘注詩所謂室邇

人遠梁書阮孝緒尉氏人中丞任昉欲往見之不肯乃歎曰其室雖邇其人何遠自是欽風者莫不斂衽望塵而見也後漢書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文選蕭揚州薦王暕表曰居無塵雜家有賜書室邇人曠物疎道親俱用此詩語蓋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古人往往以貞女比高士可目爲淫奔之詞乎李氏樗曰此詩最難曉此是思古之詩當時既不待禮而奔故思古之人能以禮自防也此說深得毛旨

子甯不嗣音

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釋文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鎬案書大禹謨卜不習吉傳金縢一習吉傳均云習因也大禹謨疏習與襲同禮記祭統不相襲處疏襲因也後漢書班固傳下襲四宗之緝熙注襲重也易象上傳習坎陸注習重也因重均有繼續意傳訓習箋訓續義可通也惟箋以聲問解音字則又去毛就韓當從毛義蓋詩樂皆音聲之事不嗣音責其不能繼續音聲之事耳文中子立命篇許氏收曰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

道則士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無倦窮而無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止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此亦以嗣為繼續是也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傳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正義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何為廢學而游觀鎬案首章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此云獨學無友是以刺之者與為所刺者指同在學校中之友夫學校中有能以廢學為刺則尚多

力學之人未盡廢也序何以云刺學校廢乎傳意以上
文二句傷其往來相見此二句乃以正言規之見禮樂
之不可斯須去身義自正當不可易也李氏樗曰詩人
之意只思朋友之言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范氏處
義曰我思之以近爲遠一日如三月也俱用箋義非也
李氏木曰男子好遊而不來也輔氏廣曰此淫女望其
所與私者旣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思之辭也
此背序背傳幷背箋而別爲異說更非所以解經

揚之水不流束楚

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激揚

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正義鄭唯上二句別解見王揚之水篇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傳如雲衆多也思不存乎相救急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匪非也此如雲皆非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

之思不忍斥之綦綦亥也鎬案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傳箋意均言民人思保其室家而義不同如傳意是作詩者閔時之亂之詞兩我字俱屬局外局外者閔其男女相棄已不得救還願其得保室家一段悲憫之懷敦厚之旨至今猶可想見誠哉善於說詩也如箋說是兩我字俱爲男棄女者自謂如雲者匪我思存但願保我之妻理淺詞陋失詩教之本矣漢書顏師古注引詩有女如雲言其衆多而往來不定然箋所云無有定擕其心言之顏注合用傳箋幷誤會箋義非也輔氏廣曰目之所

覩若可美也反之於心而知其非所嘗慕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則安分自樂而不徇俗以忘己也陳氏組綬曰詩意只重不慕非禮之色其言自樂於己者正見不動心於彼也二說與閔亂意未合釋文員一作云正義云員古今字楊氏愼曰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誓雖則員然石鼓文君子員獵皆云員通韓詩員作魂文選東征賦舞賦蔣注魂神也則與毛鄭字義均異矣

有女如荼

傳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釋文荼音徒秀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荼音

酉鎬案白華英英白雲傳英英白雲貌是英英有白意夏小正取荼傳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張氏曰荼有二詩誰謂荼苦此苦菜也有女如荼此茅秀也茅秀輕白故以狀女色是傳箋意同也爾雅蘮蒘荼疏引詩有女如荼云茅秀也國語吳語望之如荼注荼茅秀也周禮地官序官掌荼注荼茅莠秀莠音義同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以是荼爲茅秀說自不易傳言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是也

野有蔓草篇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正義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昏之時月也毛以謂君之潤澤不下流毎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傳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淸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瀼瀼盛貌箋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鎬案傳以爲興則零露不指時言蓋以蔓草喻民以零露喻君

澤下流下四語乃是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之詞正與序義合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育蒙君澤也此與序傳意俱合鄭以仲春之月爲嫁娶正時與毛義異解見周南桃夭篇此謂零露爲仲春之時更與序失時意不合左氏傳鄭享趙孟子太叔賦此趙孟以爲受其惠鄭餞韓起子齹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蓋皆取首二語恩澤下流意如箋說賦者果何所取義耶

齊

著篇

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傳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
刺之正義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
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
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傳俟
待也門屏之閒曰著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青青
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黃黃玉瓊英美石似玉
者人君之服也箋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
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
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
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

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爲瓊華石色似瓊也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青也石色似瓊似瑩也黃紞之黃瓊英猶瓊華也正義王肅曰以美石飾象瑱孫毓云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縣當耳故謂之塞耳縣之者别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今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縣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縣之非卽以素爲充耳也既言充耳

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紞故易傳以素絲爲紞瓊華爲瑱也鎬案禮唯天子不親迎諸侯以下皆行親迎之禮當時失親迎之禮者當不獨人臣則陳親迎之禮者亦不應專責人臣傳義爲長爾雅

門屏之閒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内兩塾閒名宁著與宁音義同也呂氏祖謙曰俟著昏禮所謂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也俟庭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堂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此以禮文證本詩最爲諦當又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此與傳陳親迎之禮不合矣鄒氏泉曰玩呂氏引昏禮俟於門外次道婦及寢門揖入次升自西階則齊俗所缺者只是前面親迎奠鴈御輪一截事耳此與東萊意未

符亦與毛傳義未合范氏處義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乃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今也始猶俟乎著婦至則揖婦以入而壻往婦家之禮不復行矣既而止俟乎庭而揖婦以入之禮不復行矣卒而俟乎堂而揖入升自西階之禮不復行矣是誠可刺也此既與毛傳陳親迎之禮意未合而於不親迎之中三章又分爲三層尤非文義虚束學詩衍其說誤也傳云素象瑱者以瑱訓充耳以象訓素充耳以素蓋謂瑱以象象骨色白故云素也箋以素爲紞是素字不指充耳言何云充耳以素且箋云以素

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直以充耳爲紞矣孫氏譏之是也正義謂以瓊華作充耳則經文可直云充耳以瓊華矣而必先言充耳繼言素紞然後再言充耳之體文義不甚迂拙乎廣雅尙加也論語顏淵皇疏尙猶加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注主人壻也親迎冕服此傳云士之服當指冕服言瓊華是冕服之飾冕在充耳以上故云尙之也李氏樗曰充耳以素爲懸瑱而飾之以瓊尙飾也然傳云瓊華美石箋云瓊華石色似瓊也蓋以華爲石之色刪去華字竟是飾之以玉矣漢書地理志引詩云俟我於著乎而顏師古注云著地名即濟南郡著縣

也此與下於庭於堂文義大不類非可以說此詩也

東方之日篇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正義毛以爲陳君臣盛時化民以禮之事以刺今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鎬案毛於刺時詩多主陳古義以刺今則此詩全篇均是言君臣明察昏姻以禮東方自是言日月之盛箋以東方爲日月不明意未的弁既云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又云以禮來我則就之意稍刺謬范氏處義曰日月喻君臣必以東方爲言蓋謂日月始

出明照四方無幽之不燭或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乃日月之未明也男女多於此時往來似非詩之本意此說最允黃氏佐曰東方之月謂夜也月生於西則其明未盛及出於東方則明盛之時可以行而去矣袁氏燁曰此女蓋旦來而暮去者來則在室去則在闥自室而出於闥將行也黃氏日鈔引戴氏云男女相奔不夙則暮日出早也月出暮也李氏集解引歐陽氏云日月喻姝子顏色美盛鄒氏忠允曰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此喻意也不知序云刺衰自是旁觀之辭斷非淫者所自作諸

說或以爲賦或以爲比無論與毛傳陳古之旨未合卽與箋指陳時事之意亦未符皆非也

曷又懷止

傳懷思也箋懷來也言文姜旣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爲乎正義懷思釋詁文懷來釋言文鎬案二章云曷又從止謂從之爲淫佚之行思而從之語之次也弁詩木

刺襄公傳義爲長

曷又鞫止　曷又極止

傳鞫窮也極至也箋鞫盈也魯侯女旣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女旣以媒得之矣何不

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正義鞠窮釋言文鞠盈釋詁文極至釋詁文鎬棻序云南山刺襄公也則全詩俱是刺襄下敝笱篇方是惡魯桓耳蓋上文必告父母匪媒不得言昏禮如斯鄭重魯桓既告父母得取文姜爲妻矣襄公何又與之會窮極其邪意乎序傳意當如此呂氏祖謙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也呂氏大臨曰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輔氏廣曰既曰歸止既曰庸止既曰告止既曰得止言其始之幸得其正也曷又懷止曷又從

止曷又鞠止曷又極止惜其終之肆行縱欲而莫之正也朱氏道行曰譏齊襄在懷從二字譏魯桓在鞠窮二字此皆掛於箋說於序傳意無當也

其人美且鬈

傳鬈好貌箋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鎬案說文鬈髮好也从髟卷聲下卽引詩其人美且鬈毛以貌言許以髮言意正相合傳義爲長正義疑美與好是一不知首章傳云言人君能有美德此云好貌美是言其德好是言其貌不必疑其一　也澤陂碩大且卷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還揖我謂我儇兮釋文云韓詩作婘音權好

貌蓋鬈卷婘優四字音義同也

其魚魴鰥

傳興也鰥大魚箋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正義孔叢子云衞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鯤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今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鄭箋於異字處必云某讀爲某此不言者其與傳本同作鰥也無疑說文鰥

魚名从魚罘聲以爲魚名則非魚子矣魚子乃是未成魚者耳馮氏復京曰毛以鰥爲大魚次章釋魴鱮亦云大魚則鰥特魴鱮之類耳非必大至於盈車也盈車則鰥之尤大者胡氏明勛曰笱本可以制魚今乘梁之空者笱則敝也安能制乎大魚陳氏啓源曰本草鰥魚體似鯮而腹平頭似鯇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鱒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善呑啗故又名鱤魚又名鮥魚鱤者敢也鮥者啗也則定非敝笱所制矣諸說均從毛義是也

其從如雲　其從如雨　其從如水

傳如雲言盛也如雨言多也水喻衆也箋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竊案序云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正因文姜恃齊彊盛藐視微弱之桓淫亂而肆無忌憚耳箋義迂曲其云從者亦隨之爲惡序無此意李氏樗集解曰如雲毛氏曰盛也其說得之矣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蓋言齊子之嫁於魯從之盛者如此恣行而無忌

憚也如雨毛氏以爲多也如水毛氏以爲衆也如雲如雨如水皆一意也鄭氏之說不如毛氏簡而當也陸農師則曰其從如雲無定從風而已雲合而爲雨故以雨言之雨降而成水故以水繼之皆是屋上架屋也此說甚允范氏處義曰魯公不能制文姜公然反歸于齊恣爲醜行其從之者如雲之紛亂如雨之衆多如水之就下皆略無忌憚楊氏時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此解如雲如雨意亦與毛合而以歸

爲反歸于齊則非傳義沈氏守正曰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刺文姜之恬不知恥正刺莊公之威令不行也季氏本曰此詩三章皆以敝笱比魯莊公也齊子反歸于齊而從者如雲如雨如水言其衆多而勢不可遏也此更與序惡桓之旨背諸說皆非也

齊子豈弟

傳文姜於是樂易然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正義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豈爲闓易稱開物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卽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

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挍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明也鎬案爹蕭孔燕豈弟傳云豈樂弟易也樂易云者蓋仰不愧俯不怍心體安舒之謂此於齊子亦云豈弟者正以其恬然自安而毫無愧怍之意耳呂氏詩記曰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嚴氏詩緝曰樂易安舒恬然無慙恥之色范氏補傳曰齊子豈弟謂文姜安然樂易而無慙也李氏集解曰豈弟樂易也歐陽本義曰安然樂易而無慙愧之色也諸說均與

傳義合李氏黼義曰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婦德以肅雝爲貴樂易乃肅雝之反非美詞也胡氏從箋曰此樂易猶言流蕩此因齊子而於豈弟有異訓說稍迂曲耳段氏尙書撰異云鄭箋改豈弟爲闓圛與發夕相儷而不知圛與濟不韻尙書之一作悌一作圛此古今文絕殊非關聲誤者不當引以說詩此說是也

舞則選兮

傳選齊箋選者謂於倫等最上正義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鎬案箋說是也管子七法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注選謂簡其精練史記平

準書名曰白選索隱引蘇林云選音選擇之選邶傷兮箋傷擇也蓋言萬舞前擇善舞之人此美莊公善舞言舞則必爲所選正義謂美其善舞能勝人爲倫等中之上選是也下美其善射言射則必中侯兮舞射自是兩事故下句復著一射字序云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各章言射是指技藝首章趨蹌次章儀成此章舞選是指威儀李氏本曰舞則選兮禮度習也李氏紬義引周禮鄉大夫之職鄉射五曰興舞注謂射有舞是也胡氏後箋以三章皆言射此舞亦當謂以樂節射之事此說未允韓詩選作纂文選辯注云言其舞應雅樂也正

義謂善舞齊於樂節以韓意疏毛無當也

射則貫兮

傳貫中也箋貫習也釋文貫毛古亂反鄭古患反鎬案

傳箋義可通惟其慣習故能中侯

卷之三終

毛詩傳箋異義解卷之四

魏

震澤沈　鎬

要之襋之

傳要褄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褄也領也在上好人尙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正義曰深譏魏俗言褄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執要襚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然則襚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

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褸也要是裳要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鎬棻襋既爲衣領則要自是衣褸不得指爲裳褸李氏樗曰要蓋衣之要也襋衣領也皆衣之上也李氏黼平曰史記大宛傳云竊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索隱曰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晉書五行志云泰始初衣服上偏下豐著衣者皆壓褸據此則衣亦可稱要阮氏元曰要領皆梲於衣不得分要屬裳領屬衣正義云要爲裳要此語陋甚是未考儀禮禮記衣服之制胡氏承

珙曰箋云褸也領也在上自當專指衣言裳爲男子之下服斷無又分別裳要爲上者數說皆是也范氏處義曰要褸也襋領也裳則有要衣則有襋此言其君之衣裳也是猶襲孔疏之誤

園有桃其實之殽

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鎬案傳以爲興意蓋以園桃可食喻民力可用如箋所云是魏君竟恃園桃爲充腹之具恐無是理朱子曰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程子曰桃果之賤者

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范氏處義曰園雖小有桃可以爲殽有棘可以爲食猶國雖小亦有民力可用李氏樗集解云王氏曰資園桃以爲殽賴園棘以爲食非特儉嗇而已又不能用其民歐曰桃非終歲常食之物於理不通以歐氏說之則王說不足取矣蘇氏曰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所有則不食矣此說終不如毛氏之說爲安以數說參之益見毛義之不易矣釋文殽本又作肴正月詩釋文嘉肴本作殽韓奕釋文其肴本作殽禮記禮運釋文其殽本作肴初學記二十四引此詩作肴蓋肴殽二字通也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哉正義申毛云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爲乎申鄭云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鎬案毛以夫人釋經之彼人謂字釋經之曰字則子字卽指彼人亦卽指不知我者矣謂彼不知我之人豈果爲是哉而子乃謂我之歌謠何爲乎意極明順箋說近迂正義申毛云君之行是哉以箋意攙入傳意非也

季氏本曰彼人指當國之人也以以當國者爲是則同流合汙之類所以爲不知我也此視箋說較長分彼人與不知我者爲兩人與毛義未合范氏處義曰詩人申言彼不知我之憂者以我之言爲驕慢以我之言爲非中又從而誚我曰彼君之所爲是矣而子獨言之何哉李氏樗曰彼人是哉以我士爲驕而以彼人君爲是也子曰何其子之所謂何哉疑大夫之辭也二說均用箋義非也

胡取禾三百億兮

傳萬萬曰億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正義詩內

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楚茨傳箋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鎬案數有上中下之分有古今之異漢徐岳數術記遺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上中下也下數者十十變之若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國語楚語官有十醜爲億醜注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然則傳所

云中數也亦今數也箋所云下數也亦古數也正義云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合古數言之此說甚允李氏樗集解范氏處義詩補傳皆作十萬曰億是也

不素飧兮

傳熟食曰飧箋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傳意以飧爲飧饔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曰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鄭以爲魚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太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鎬案箋訓會傳意毛所謂熟食竝非

指禮食言孟子滕文公饔飧而治注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說文飧餔也从夕食餔日加申時食也正義引說文誤釋文字林云飧水澆飯也小雅祈父有母之尸饔傳云熟食曰饔此皆可爲禮食乎正義云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以爲飧是飧爲飯之別名飯必禮食而後備乎儀禮鄭注食不備禮曰飧不與此箋相矛盾乎正義以周禮文疏傳迴失毛義

唐

職思其居　職思其外　職思其憂

傳職主也外禮樂之外憂可憂也箋當主思於所居之

事謂國中政令外謂國外至四境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正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竊案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樂自虞樂也毛義深與序意合不可易也姚氏舜牧曰士農工商各有其職各有其居就其職而思其居是職與居分兩項說且說民不說君顯背序意李氏樗曰職思其外職

思其國外之事職思其憂職思其所憂之事歐陽氏修曰職思其外者謂廣爲周慮也二說均主箋義蘇氏轍曰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黄氏佐曰既思職内之事又思職外之事范氏處義曰職思謂思其職也其居謂思其所居之位其外謂思其患生於意外其憂謂思其憂生於所樂此皆以職字作職分解職思作思其職解顛倒經文范氏既云思其職復云思其所居之位語意不更複沓乎諸說皆非也

好樂無荒

傳荒大也箋荒廢亂也鎬案釋名釋親屬左氏昭七年

傳有亡荒閔注國語晉語大王荒之注淮南天文大荒落之歲注說林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注均云荒大也公劉幽居允荒傳天作大王荒之傳均云荒大也廣雅釋詁荒遠也爾雅釋言荒奄也遠奄與大字意近當從傳義正義云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太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傳作大正義作太太大二字通也

他人是愉

傳愉樂也箋愉讀曰偷偷取也鎬案漢書禮樂志高賢愉愉民所懷注愉愉和樂貌也東方朔傳愉愉呴呴注愉愉顏色和也後漢書文苑杜篤傳偷偷忍淵圓注偷忍

猶盜竊也均與傳箋意同集韻偷或从心國語齊語則民不偷注偷苟且也周禮大司徒則民不愉注愉苟且也公羊桓七年傳注則民不愉釋文愉本又作偷是愉偷二字通用故箋云愉讀曰偷並不云字當作偷也惟釋詩意當從傳作樂字解爲安李氏樗曰衣服車馬將爲他人之所樂也劉氏瑾曰衣裳車馬徒爲他人之樂均從毛義范氏處義曰他人當取之爲愉樂也合用毛鄭義近迂

他人是保

傳保安也箋保居也正義他人是愉謂得己之樂以爲

樂他人是保爲得己之安以爲安故傳訓保爲安也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保爲居鏑案說文保養也周禮大宰五日保庸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疏左氏襄十四年傳師保萬民疏國語周語聖人保樂而愛財注鄭語以保于百姓也注皆云保安也說文養字亦與安字意近箋以爲居古無明文且與三章入室意複

素衣朱襮

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繡當作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正義釋器云黼領

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也其制如
深衣其異者中衣之褎小長耳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
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傳言繡黼者謂於綃之上
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鎬案說文襮黼領也从衣
暴聲詩曰素衣朱襮與爾雅文同范氏處義曰黼領謂
之襮繡謂繡刺以爲黼陳氏澔禮記繡黼丹朱中衣注
云舊讀繡爲綃今如字繡黼者繡刺爲黼文也二說均
是也鄭改繡爲綃蓋用魯詩而誤耳易林訓襮爲表呂
覽高注襮表也漢書敘傳張修襮而內逼師古注襮表
也異說不可從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引詩作素衣朱宵

是因箋而更誤矣

碩大無朋

傳朋比也箋無朋平均不朋黨釋文比王肅孫毓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必二反申毛作毗至反孫氏毓曰桓叔阻邑不臣以篡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鎬案孫説極允正義曰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爲比案傳合箋迥失毛意至其駁孫云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斯言不尤悖理乎陸釋文既云謂無比例復云申毛作毗至反以易傳爲申傳非

也范氏處義曰碩大無朋謂無與比也李氏樗曰無朋無比也也言其彊盛無比也二說均得之

綢繆篇

傳興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隅東南隅也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心星在戶謂五月

之末六月之中鎬案毛以秋冬爲嫁娶正時鄭以仲春之月爲嫁娶正時當從傳義解見周南桃夭篇

其葉菁菁

傳菁菁葉盛也箋菁菁稀少之貌正義首章申毛謂傳於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强不相親暱也鎬案正義誤也毛首章傳云枝葉不相比者意蓋以葉喻宗族以枝喻晉君言宗族雖盛君不能親之故宗族不相親暱猶杕杜之枝葉不相比也正義申鄭謂葉密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鄭亦以菁菁湑湑爲茂貌

但不取葉爲興耳委曲周旋文義難曉李氏樗曰詩云其葉湑湑菁菁本無枝條稀疏之意李氏黼平曰枝條已稀其葉安得茂盛二說是也正義枝條稀疏之語實因牽涉箋中稀少之貌一語遂至立說勁多窒礙耳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傳苟誠也箋苟且也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爲言焉也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釋文爲言于僞反或如字正義申毛謂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

舍之舍之者誠亦無得荅然申鄭云下六句惟以苟爲且餘同鎬案廣雅釋詁一易繫辭下傳苟非其人虞注國策秦策苟愼其道注均云誠也廣雅釋詁三易繫辭上傳苟錯諸地而可矣疏禮記禮器苟無忠信之人疏均云且也是苟有誠意亦有且意正義申毛處皆以鄭義攙入而苟字仍作誠字解則毛義不可易矣李氏樗集解引王氏云人之造言不可以苟聽亦不可以苟舍說成無苟信無苟舍不特苟字誤解且顚倒經文非也正義爲言作僞言字依定本左氏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釋文爲本作僞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爲本

作僞是爲與僞通也論語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釋文爲本作嬀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索隱引作南爲蓋爲通僞又通嬀訛也

秦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傳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箋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黄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正義申毛云蒹葭之草蒼蒼然雖盛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實中

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敎必待用周禮以敎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鎬案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毛意以蒹葭興國以霜喻周禮蒹葭得霜而堅實中用以喻用周禮而國可以固爾雅陸疏曰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肥彊蒹又謂之薕陸氏佃曰今人以爲簾箔因以爲名初生爲葭長大爲蘆知正義中毛堅實中用之說可據也李氏樗集解歐陽云蒹葭水草蒼蒼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此比秦雖彊盛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此言是也范氏處義曰蒼蒼方盛貌萋萋則已

成矣采采則可取矣然必待霜而後堅實今露猶未霜露猶未晞露猶未已以喻秦雖已爲諸侯未能用周禮以變國俗詩人知其無以固其本矣二說深足發明序傳之義如箋所云是蒹葭本彊盛得霜而凋傷與序傳意適相反集解引王氏云仁露義霜也而禮節斯二者襄公爲國不能用禮將無以成物故刺之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此說與蒹葭二句文義都講不去李氏謂其迂是也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正義申毛謂襄公未能用周禮故未得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遡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之道終不可至若順流遡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

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己正近在禮樂之內鏞案正義極允詩蓋以水喻周禮得人之道全在於此逆禮以求服人則人斷不能服順禮以治人則不必有意服人人自各循於禮之中矣范氏處義曰詩人以水譬禮伊人謂國人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謂不以禮治人則險而遠譬之逆流而上其道既阻且長言非易至也以禮治人則易而近譬之順流而涉自一方而至中流可坐見其至也說最精當箋添出用賢人一層未免支離李氏樗集解曰鄭氏以伊人爲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按詩人之

意但言不能用周禮今又言不能用賢人本無此意是又畫蛇添足此說是也歐陽正義云伊人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集解是其說嚴氏粲詩緝亦從其說皆非也李子德曰水一方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君也說尤迂遠胡氏承珙曰箋破伊爲緊轉緊爲是雖不以爲語辭然其以人爲賢人亦所以申毛非與毛異也此說誤矣傳義何嘗有賢人意而謂之申毛耶豈見正義申毛有得人之道一語而云然耶不知正義所云得人者乃根上得人服一語說

來得人之道謂得人服之道也與賢人何涉耶又云傳箋以遡洄二句爲逆禮則難而遠遡游二句爲順禮則易而近按之經文最爲脗合以此說傳可也若如箋添出用賢一層意按之序文先不合矣箋訓伊爲是義甚優必欲改伊爲繄則誤矣解見邶雄雉篇

道阻且右

傳右出其右也箋右者言其紆迴也正義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紆迴出其左亦紆迴鎬案首章道阻且長言其逆流而上則莫能以

至二章道阻且躋傳訓躋爲升箋云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則三章且右亦是言其難至范氏處義曰且右言非右助不能至也此說太迂胡氏承珙曰且右者意謂右逆而左順也故禮皆祖左請罪乃祖右吉禮交相左喪禮交相右亦其義也此言道阻且右亦謂逆禮則莫能以濟下文宛在水中沚則言順禮而求乃不在右而在左矣何以言之傳云小渚曰沚釋名水出其右曰沚邱沚止也西方義氣有所制止也然則小渚曰沚或亦因水出其右而名夫水出其右則沚已在左此雖云水中之沚然已自右而左矣亦即所謂道來迎之者此說

述精足補前人所未備

有紀有堂

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正義集注本作帆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

基阮氏元挍勘記云正義曰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是正義本此傳當無平字故下文云因解傳畢道如堂段氏詩小學曰定本非也此自兩崖言之故爾雅云畢堂牆若云平如堂則自道言之矣又箋畢也當作基也正義云今箋唯云畢也堂也祇釋經之有堂一事者是本義本已誤鎬案傳以紀爲基以堂爲畢道如堂明明紀堂是二事畢道如堂則堂乃畢道之取象是一事箋云畢也堂也已分畢與堂爲二事與下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語不貫段氏以畢也爲當作基也是也正義云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下云因解傳畢道如堂而

今詩疏本傳文作畢道平如堂正義依定本增之也范氏處義曰紀者道之經理也堂者地之寬平也意與傳義不合李氏樗曰基也謂山基也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爾雅山有堂郭璞曰山之崖堂也然則堂者謂山之道此說是也李氏黼平曰畢亞篇作嶧云南山道爾雅釋文云畢又作嶧蓋畢乃嶧之本字也白帖作有杞有棠王氏引之曰傳釋紀堂爲山此所引殆韓詩也杞棠條梅皆木名春秋杞侯公穀作紀左傳堂谿楚詞作棠紀堂假借字也若首章言木二章言山與錦衣句不類矣此說引證頗確然以紀堂爲與首章條梅不

類則一章言木末必全詩盡言木郎如小雅南有嘉魚詩三章言樛木首章次章均言魚末章又言鵻菁菁者莪詩前三章俱言莪末章又言舟不亦不類乎弁舍毛傳而取義於三家亦未免過好新奇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傳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正義毛謂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與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

成其恩好以與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
玉藻云纊爲襺緼爲袍襌用新緜曰襺雜用舊絮曰袍
鎬案下文王于興師傳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李氏樗曰此蓋思古之詩則疏申毛義是也蓋全
篇皆是言古之王者與百姓同欲百姓欲致其死以刺
康公之不能然耳范氏處義曰康公以私意用兵非有
王命民所不欲故假衣服爲言謂我雖有衣與君子同
而其欲不同意與傳義不合亦與箋義不同弁君作君
子其引序文亦作刺其君子好攻戰誤也

王于興師

傳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箋君不與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鎬案毛義是也經所謂王乃是指有道時之王者思古之王以慨康公之不奉王命而亟用兵耳箋義未甚明嚴氏粲詩緝謂爲陳古刺今之作范氏處義曰詩以康公私意用兵非有王命己所不欲二說均與傳義合李氏樗曰說者謂王于興師秦爲諸侯之國安得稱王毛氏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肅謂疾其好攻戰不用王命王荆公謂阻王命以厲民程氏謂以王道興師皆非也此是思古之詩指古之王者而

言也夫李氏以此為思古之詩是矣思古刺今兩意並無背戾李於王荆公程氏二說非之固也至毛傳所云正是思古之意王肅述毛意本相合李氏一槩非之謬矣

與子同仇

傳仇匹也箋怨耦曰仇正義申毛謂與子同為仇匹而往伐之申鄭謂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竊案毛鄭於詩仇字訓解多異處釋此詩文義從箋為是李氏樗曰毛氏謂仇為匹其說不通此乃與民同欲至於與師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伐此仇方也陳氏鵬飛曰仇怨

也吳越春秋引詩作讎讎與仇同義也

與子同澤

傳澤潤澤也箋襗褻衣近汙垢正義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襗文澤如字說文作襗鎬案正義釋文皆誤說文澤光潤也从水睪聲襗袴从衣睪聲二字義不相假詩箋凡遇易字處皆云某當作某而此箋不言者箋本亦字作澤也說文襗字是袴也與此詩無涉汪氏起濳曰箋云近汙垢其解澤與曲禮共飯不澤手之澤同阮氏挍勘記云小字本箋襗作澤案澤字是也益知箋之並未易字矣范氏處義曰澤褻服也如

汗衫之類蓋惟褻服故箋云汙垢服如汗衫故傳云潤澤毛鄭意實一貫也李氏樗集解引說文曰澤袴也誤以釋爲澤賈氏公彥周官疏作襗與子同襗皆非也

夏屋渠渠

傳夏大也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厚我其意勤勤然正義夏大釋詁文屋具釋言文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其屋而食無餘鎬案下章言每食四簋下繼之以不飽此章言夏屋渠渠下繼之以無餘自是均指飲食之事合之經文箋說是也楊升菴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

俎魯頌籩豆大房以夙之夏屋猶頌之大房范氏處義曰說者謂屋則豆之先君食則受之今君是以夏屋為賢者所居之屋也且禮貌衰而飲食薄則有之斷無奪屋之理二說皆得之蘇氏轍曰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其深廣是猶襲王氏述毛之誤

卷之四終